

武松殺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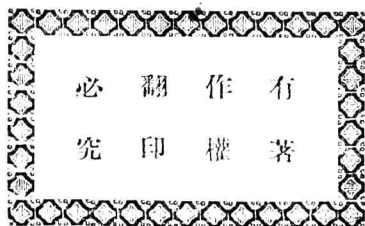
標點繪圖小說片錦

武松殺嫂

陸衣言編校

上海文明書局發行

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初版
中華民國二十年一月三版



標點
小說
片繪
圖錦

武松殺嫂

【全一冊 定價二角】

編校者 陸衣言

發行兼印刷者 文明書局

發行所 文明書局
上海南京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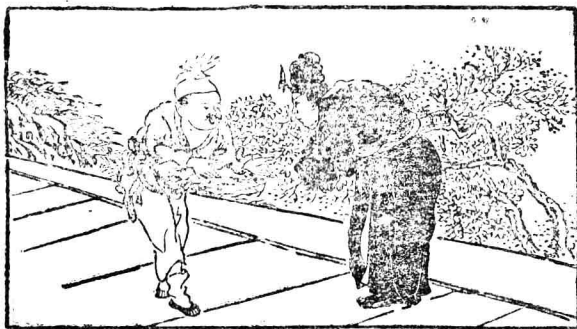
發行所 中華書局
上海河南路

分售處 各省中華書局

武松殺嫂

吳縣陸衣言編校

一日，武松走出陽穀縣前來閒玩，只聽得背後一個人叫聲：『武都頭，你今日發跡了，如何不看顧我則個？』武松回轉身來，看見那人撲翻身便拜。那人原來不是別人，正是武松的嫡親哥哥武大郎。武松拜罷，說道：『一年有餘不見哥哥，如何却在這裏？』武大道：『二哥，你去了許多時，如何不寄封書來與我？我又怨你，又想你。』武松道：『哥哥如何是怨我想我？』武大道：『我怨你時，當初你在清河縣，專要吃酒，醉了便和人相打，時常吃官司，教我要隨衙聽候，不曾有一個月清淨，常教我受苦。這個便是怨你處。想你時，我近來取得一個老小，清河縣人，不怯氣都來相欺負，沒人做主；你在家時，誰敢來放個屁？我如今在那裏安不得身，只得搬來這裏賃房居住。因此便是想你處。』看官聽說：原來武大與武松，是一母所生兩個。武松身長八尺，一貌堂堂，渾身上下，有千百斤氣力，不恁地，如何打得那個猛虎？這武大



武松武大郎在路上相會

郎身不滿五尺，面目醜陋，頭腦可笑。清河縣人，見他生得短矮，起他一個諱名，叫做三寸丁穀樹皮。那清河縣裏有一個大戶人家，有個使女，娘家姓潘，小名喚做金蓮，年方二十餘歲，頗有些顏色；因為那個大戶要纏他，這女使只是要去告主人婆，意下不肯依從。那個大戶，以此記恨於心，却倒賠些粧奩，不要武大一文錢，白白地嫁與他。自從武大娶得那婦人之後，清河縣裏有幾個奸詐的浮浪子弟們，却來他家裏煩惱。原來這婦人見武大身材短矮，人物猥瑣，不會風流；他倒無般不好，為頭的愛偷漢子。那武大是個懦弱本分人，被這一班人不時間在門

此為試讀，需要完整PDF請訪問：www.ertongbo.com

前叫道：「好一塊羊肉，倒落在狗口裏！」因此武大在清河縣住不牢，搬來這陽穀縣紫石街賃房居住，每日仍舊挑賣炊餅。此日正在縣前做買賣，當下見了武松，武大道：「兄弟，我前日在街上，聽得人沸沸地說道：『景陽岡上一個打虎的壯士姓武，縣裏知縣，參他做個都頭。』我也八分猜道是你，原來今日纔得撞見我，且不做買賣，一同和你家去。」武松道：「哥哥，家在那裏？」武大用手指道：「只在前面紫石街便是。」武松替武大挑了擔兒，武大引着武松，轉灣抹角，一徑望紫石街來。轉過兩個灣，來到一個茶坊間壁，武大叫一聲：「大嫂開門。」只見簾子開處，一個婦人出到簾子下，應道：「大哥，怎地半早便歸？」武大道：「你的叔叔在這裏，且來廚見。」武大郎接了擔兒入去，便出來道：「二哥，入屋裏來和你嫂嫂相見。」武松揭起簾子，入進裏面，與那婦人相見。武大說道：「大嫂，原來景陽岡上打死大蟲，新充做都頭的，正是我這兄弟。」那婦人叉手向前道：「叔叔萬福。」武松道：「嫂嫂請坐。」武松當下推金山，倒玉柱，納頭便拜。那婦人向前扶住武松道：「叔叔，折殺奴

家。』武松道：『嫂嫂受禮。』那婦人道：『奴家聽得間壁王乾娘說，「有個打虎的好漢，迎到縣前來，」要奴家同去看一看。不想去得遲了，趕不上，不曾看見。原來却是叔叔。且請叔叔到樓上去坐。』三個人同到樓上坐了，那婦人看着武大道：『我陪着叔叔坐地，你去安排些酒食來管待叔叔。』武大應道：『最好。二哥，你且坐一坐，我便來也。』武大下樓去了。那婦人在樓上看了武松這表人物，自心裏尋思道：『武松與他是嫡親一母兄弟，他又生得這般長大，我嫁得這等一個，也不枉了爲人一世；你看我那三寸丁穀樹皮，三分像人，七分似鬼，我直恁地晦氣！』據着武松大蟲也吃他打倒了，他必然好氣力……說他又未曾婚娶，何不叫他搬來我家裏住……不想這段姻緣，却在這裏！』那婦人臉上堆下笑來，問武松道：『叔叔，來這裏幾日了？』武松答道：『到此間十數日了。』婦人道：『叔叔在那裏安歇？』武松道：『胡亂權在縣衙裏安歇。』那婦人道：『叔叔，恁地時，却不便當。』武松道：『獨自一身，容易料理，早晚自有土兵服侍。』婦人道：『那等人服侍叔叔，怎地顧管得？』

到，何不搬來一家裏住？早晚要些湯水吃時，奴家親自安排與叔叔吃，不强似這夥腌臢人？叔叔便吃口清湯，也放心得下。」武松道：「深謝嫂嫂。」那婦人道：「莫不別處有嬌嬌，可取來厮會也好。」武松道：「武二並不會婚娶。」婦人又問道：「叔叔青春多少？」武松道：「武二二十五歲。」那婦人道：「長奴三歲，叔叔今番從那裏來？」武松道：「在滄州住了一年有餘，只想哥哥在清河縣，不想却搬在這裏。」那婦人道：「一言難盡！自從嫁得你哥哥，吃他忒善了，被人欺負，清河縣裏住不得，搬來這裏。若得叔叔這般雄壯，誰敢道個「不」字？」武松道：「家兄從來本分，不似武二撒潑。」那婦人笑道：「怎地這般顛倒說常言道：「人無剛骨，安身不牢。」奴家平生快性，看不得這般三答不回頭，四答和身轉的人！」武松道：「家兄却不到得惹事，要嫂嫂憂心。」正在樓上說話未了，武大買了些酒肉菓品歸來，放在廚下，走上樓來叫道：「大嫂，你下來安排。」那婦人應道：「你看那不曉事的，叔叔在這裏坐地，却教我搬了下來！」武松道：「嫂嫂請自便。」那婦人道：「何不去叫間

壁王乾娘安排便了？只是這般不見便！武大自去央了間壁王婆，安排端正了，都搬上樓來，擺在桌子上，無非是些魚肉菓菜之類，隨卽燙酒上來。武大叫婦人坐了主位，武松對席，武大打橫，三個人坐下，武大篩酒在各人面前。那婦人拿起酒來道：『叔叔，休怪沒甚管待，請酒一杯。』武松道：『感謝嫂嫂，休這般說。』武大直顧上下篩酒燙酒，那裏來管別事？那婦人笑容可掬，滿口兒道：『叔叔，怎地魚和肉也不吃一塊兒？』揀好的遞將過來。武松是個直性的漢子，只把做親嫂嫂相待。誰知那婦人是個使女出身，慣會小意兒。武大又是個善弱的人，那裏會管待人？那婦人吃了幾杯酒，一雙眼只看着武松的身上；武松吃他看不過，只低了頭不恁麼理會。當日吃了十數杯酒，武松便起身。武大道：『二哥，再吃幾杯了去。』武松道：『只好恁地，却又來望哥哥。』都送下樓來。那婦人道：『叔叔，是必搬來家裏住。若是叔叔不搬來時，教我兩口兒也吃別人笑話；親兄弟，難比別人。大哥，你便打點一間房，請叔叔來家裏過活，休教鄰舍街坊道個不是。』武大道：『大嫂說得是。二哥，你便搬來，』

也教我爭口氣。」武松道：「既是哥哥、嫂嫂恁地說時，今晚有些行李便取了來。」那婦人道：「叔叔是必記心，奴這裏專望。」

武松別了哥哥，離了紫石街，逕投縣裏來，正值知縣在廳上坐衙，武松上廳來稟道：「武松有個親兄，搬在紫石街居住，武松欲就家裏宿歇，早晚衙門中聽候使喚，不敢擅去，請恩相鈞旨。」知縣道：「這是孝悌的勾當，我如何阻你？你每日來縣裏伺候。」武松謝了，收拾行李鋪蓋，有那新製的衣服并前者賞賜的物件，叫個土兵挑了，武松引到哥哥家裏。那婦人見了，却比半夜裏拾金寶的一般歡喜。堆下笑來，武大叫個木匠，就樓上整了一間房，鋪下一張牀，裏面放一條桌子，安兩個杌子，一個火爐。武松先把行李安頓了，分付土兵自回去，當晚就哥嫂家裏歇臥。

次日早起，那婦人慌忙起來，燒洗面湯，盥漱口水，叫武松洗漱了口面，裹了巾幘，出門去縣裏畫卯。那婦人道：「叔叔畫了卯，早些歸來吃飯，休去別處吃。」武松道：「便來也。」逕去縣裏畫了卯，伺候了一早晨，回到家裏，那婦人洗手剔甲，齊

齊整整，安排下飯食。三口兒共桌兒吃了飯，那婦人雙手捧一盞茶，遞與武松吃。武松道：『教嫂嫂生受，武松寢食不安。縣裏撥一個土兵來使喚。』那婦人連聲叫道：『叔叔却怎地這般見外？自家的骨肉，又不服侍了別人，便撥一個土兵使用，這廝上鍋上竈，也不乾淨，奴眼裏也看不得這等人。』武松道：『恁地時，却生受嫂嫂。』話休絮煩。自從武松搬將家裏來，取些銀子與武大，教買餅饊茶菓，請鄰舍吃茶。衆鄰舍鬪分子來與武松人情，武大又安排了回席，都不在話下。

過了數日，武松取出一匹彩色緞子與嫂嫂做衣裳，那婦人笑嘻嘻道：『叔叔，如何使得？既然叔叔把與奴家，不敢推辭，只得接了。』武松自此只在哥哥家裏宿歇。武大依前上街挑賣炊餅，武松每日自去縣裏畫卯，承應差使，不論歸遲歸早，那婦人頓羹頓飯，歡天喜地，服侍武松，武松倒過意不去。那婦人常把些言語來撩撥他，武松是個硬心直漢，却不見怪。

*

*

*

*

有話卽長，無話卽短。不覺過了一月有餘，看看是十二月天氣。連日朔風緊起，四下裏彤雲密布，又早紛紛揚揚，飛下一天大雪來。當日那雪直下到一更天氣不止。次日武松清早出去，縣裏畫卯，直到日中未歸。武大被這婦人趕出去做買賣。及間壁王婆，買下些酒肉之類，去武松房裏簇了一盆炭火，心裏自想道：『我今日着實擦鬪他一擦鬪，不信他不動情……』那婦人獨自一個，冷冷清清立在簾兒下等着，只見武松踏着那亂瓊碎玉歸來。那婦人揭起簾子，陪着笑臉迎接道：『叔叔寒冷？』武松道：『感謝嫂嫂愛念。』入得門來，便把氈笠兒除將下。那婦人雙手去接，武松道：『不勞嫂嫂生受。』自把雪來拂了，掛在壁上；解了腰裏纏袋，脫了身上鸚哥綠紵絲襖，入房裏搭了。那婦人便道：『奴等一早起，叔叔怎地不歸來吃早飯？』武松道：『便是縣裏一個相識，請吃早飯，却纔又有一個作東，我不耐煩，一直走到家來。』那婦人道：『恁地，叔叔向火？』武松道：『好。』便脫了油靴，換了一雙襪子，穿了煖鞋，掇個杌子，自近火邊坐定。那婦人把前門上了拴，後門也關了，

却搬些按酒菓品菜蔬，入武松房裏來，擺在桌子上。武松問道：『哥哥那裏去未歸？』婦人道：『你哥哥每日自出去做買賣，我和叔叔自飲三杯。』武松道：『一發等哥哥家來吃。』婦人道：『那裏等得他來！等他不得！』說猶未了，早煖了一注子酒來。武松道：『嫂嫂坐地，等武二自燙酒正當。』婦人道：『叔叔，你自便。』那婦人也掇個杌子，近火邊正坐。火爐邊桌兒上，擺着杯盤。那婦人拿盞酒，擎在手裏，看着武松道：『叔叔，滿飲此杯。』武松接過手來，一飲而盡。那婦人又篩一杯酒來，說道：『天色寒冷，叔叔飲個成雙杯兒。』武松道：『嫂嫂自便。』接來又一飲而盡。武松却篩一杯酒遞與那婦人吃，婦人接過酒來吃了，却拿注子再斟酒來，放在武松面前。那婦人將酥胸微露，雲鬢半鞦，臉上堆着笑容，說道：『我聽得一個閒人說道：「叔叔在縣前東街上，養着一個唱的，」敢端的有這話麼？』武松道：『嫂嫂休聽外人胡說，武二從來不是這等人。』婦人道：『我不信，只怕叔叔口頭不似心頭。』武松道：『嫂嫂不信時，只問哥哥。』那婦人道：『他曉得甚麼曉得這等事時，不賣炊餅！』



武松撥翻殘酒並把婦人推

了！叔叔且請一杯。」連篩了三四杯酒飲了。那婦人也有三杯酒落肚，鬨動春心，那裏按納得住？只管把閒話來說。武松也知了四五分，自家只把頭來低了。那婦人起身去盪酒，武松自在房裏，拿起火筴簇火。那婦人煖了一注子酒，也來到房裏；一隻手拿着注子，一隻手便去武松肩胛上只一捏，說道：「叔叔，只穿這些衣裳，不怕冷？」武松已自有六七分不滿意，也不應他。那婦人見他不應，劈手便來奪火筴，口裏道：「叔叔不會簇火。我與叔叔撥火，只要似火盆常熱便好。」武松有八九分焦躁，只不做聲。那婦人慾心似火，不管武松焦躁，便放了火筴，却篩

一盞酒來，日呷了一口，剩了大半盞，看着武松道：『你若有心，吃我這半盞兒殘酒。』武松劈手奪來，潑在地上，說道：『嫂嫂！休要恁地不識羞恥！』把手只一推，爭些兒把那婦人推一交。武松睜起眼來道：『武二是個頂天立地，嚼齒戴髮男子漢；不是那等敗壞風俗，沒人倫的豬狗！嫂嫂！休要這般不識廉恥！倘有些風吹草動，武二眼裏認得是嫂嫂，拳頭却不認得是嫂嫂！再來休要恁地！』那婦人通紅了臉，便掇開了杌子，口裏說道：『我自作樂耍子，不直得便當真起來！好不識人敬重！』搬了盞碟，自向廚下去了。武松自在房裏，氣忿忿地。

天色却早，未牌時分，武大挑了擔兒歸來，推門，那婦人慌忙開門。武大進來歇了擔兒，隨到廚下，見老婆雙眼哭得紅紅的。武大道：『你和誰鬧來？』那婦人道：『都是你不爭氣，教外人來欺負我！』武大道：『誰人敢來欺負你？』婦人道：『情知是有誰！』爭奈武二那厮，我見他大雪裏歸來，連忙安排酒請他吃；他見前後沒人，便把言語來調戲我！』武大道：『我的兄弟不是這等人，從來老實；休要高傲聲，吃鄰

舍家笑話！武大撇了老婆，來到武松房裏叫道：『二哥，你不曾吃點心，我和你吃些個。』武松只不做聲。尋思了半晌，再脫了絲鞋，依舊穿上油皮靴，着了上蓋，帶上氈笠兒；一頭繫纏袋，一面出門。武大叫道：『二哥，那裏去？』也不應，一直地只顧去了。武大回到廚下來問老婆道：『我叫他又不應，只顧望縣前這條路走了去，正是不知怎地了？』那婦人罵道：『糊突桶！有甚麼難見處！那厮羞了，沒臉兒見你，走了出去！我也再不許你留這厮在家裏宿歇！』武大道：『他搬出去，須吃別人笑話。』那婦人道：『混沌魍魎！他來調戲我，倒不吃別人笑話！你要使自和他過活，我却做不得這樣的人！你還了我一紙休書來，你自留他便了！』武大那裏敢再開口？正在家中兩口兒絮聒，只見武松引了一個土兵，拿着條匾擔，逕來房裏收拾了行李，便出門去。武大趕出來叫道：『二哥，做甚麼便搬了去？』武松道：『哥哥不要問，說起來，裝你的幌子。你自繇我自便去了。』武大那裏敢再開口？繇武松搬了去。那婦人在裏面，喃喃呐呐的罵道：『却也好人，只道一個親兄弟做都頭，怎地養活了哥哥？』

却不知反來嚼咬人！正是一「花木瓜，空好看！」你搬了去，倒謝天地！且得冤家離了眼前！」武大見老婆這等罵，正不知怎地，心中只是咄咄不樂，又放他不下。自從武松搬了去縣衙裏宿歇，武大自依然每日上街挑賣炊餅。本待要去縣裏尋兄弟說話，却被這婆娘千叮萬囑，分付教不要去兜攬他。因此武大不敢去尋武松。

*

*

*

*

撚指間，歲月如流，不覺雪晴過十數日，却說本縣知縣自到任已來，却得二年半多了，賺得好些金銀，欲待要使人送上東京去與親眷處收貯使用，謀個陞轉，却怕路上被人劫了去，須得一個有本事的心腹人去便好。猛可想起武松來，「須是此人可去……有這等英雄了得！」當日便喚武松到衙內商議道：「我有一個親戚，在東京城裏住，欲要送一擔禮物去，就捎封書問安則個。只恐途中不好行，須是得你這等英雄好漢方去得。你可休辭辛苦，與我去走一遭。回來我自重重賞你。」武松應道：「小人得蒙恩相擡舉，安敢推故。既蒙差遣，只得便去。小人也自來不

此為試讀，需要完整PDF請訪問：www.ertongbo